



# 状元媒

叶广芩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状元媒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状元媒/叶广芩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302-1183-0

I. ①状…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9645 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资助作品

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状元媒**

ZHUANGYUANMEI

叶广芩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00 毫米×990 毫米 16 开本 31 印张 450 千字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 001—35 000

ISBN 978-7-5302-1183-0

定价: 39.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跳加官（代序）

《跳加官》是戏曲开场前加演的戏曲舞蹈，以恭维讨好观众为目的。加官角色多以生角扮演，着红袍，叨面具，手执“天官赐福”、“一品当朝”、“加官晋爵”一类条幅，随着闹台锣鼓《将军令》的曲牌，边舞边跳，展示条幅，呈现祥瑞，以博喝彩和赏头。

我这大半辈子真是看了不少戏，从传统戏到“革命样板”，又到“新编”，又回到传统。但是看《跳加官》却只有一次，那次对我来说是没有准备的被动接受，虽是“被动”，却印象颇深，一直不能忘却。

是六七岁时跟着父亲去东四钱粮胡同一个人家做客，那家是个坐北朝南的大宅门，很阔绰很气派。我们去的目的是给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祝寿，那男的是谁我不知道，只记得那家院里的戏台很精致。台子的高矮与我的胸口平齐，上头铺着地毯，锣鼓家伙在台下口，有纱帘隔着，比戏园子讲究。庭院的桌上摆了许多吃食，盘子里的石榴很大，秃顶男人就是被人称作寿星老儿的，给我掰了一块，很甜，水分很足，我坐在父亲旁边吃了半天。桌面上还有红枣、核桃、鸭梨、洋点心什么的，我已经懂事了，时刻约束着自己，眼睛尽量不朝桌上扫描。

父亲告诉我今天头场演的是《蟠桃会》，又名《安天会》。我却是不明白，秃顶过生日，干吗让一只猴子出来闹腾？孙悟空大闹天官，反正

是热闹吧。没等多一会儿，开场锣鼓一通击打，猴子没出来，出来个穿红袍的老倌，慈眉善目，端着笏板，纱帽翅一扇一扇的。老倌腰身转得滑稽，步子也走得另类，有人说，加官出场了！

那时我对戏已经知道不少，《状元媒》、《大登殿》、《盗御马》、《三岔口》什么的都看过了好几遍，有些唱词已经谙熟于心。但是对于《跳加官》却是头回看到，因为这样的戏几乎很少有演出，那些“升官发财”，那些“马上封侯”跟时代的发展已经有了距离。虽然大家心里都盼着升官，盼着得外快，毕竟得表现得矜持一些，含蓄一些，不能像加官表演那样来得太直接，太露骨。

小孩子总是喜欢热闹欢快的场面，我从座位上一下蹿到了台根底下，在那独特的乐曲中恨不得也参与其中。白脸的胖加官在台上舞来舞去，向台下各个方向打着“招呼”，在对着坐在八仙桌旁的主家展示出“寿比南山”、“福寿康宁”的条幅之后，也没有忘记关照我这个一直站在台跟前目不转睛看着他的小人儿。他冲我一弯腰，掏出了一条“终南捷径”的条幅，在我眼前晃了又晃，后来又变出一条“连升三级”，我知道这是专门赠送给我的。因为台底下那些人聊天、吃果子，大声地寒暄，胡乱地走动，对加官的表演并不在意，只有我，扒在台沿上，脸上满是赞许和仰慕，看得认真又投入。

加官戴着白面具，面具的一双眼睛笑咪咪地弯成了月牙儿，在我的眼里，那面具分明是有了生命，有了无限的亲和力。如果他拉起我带着我去逛隆福寺，去吃炒肝、灌肠什么的，我一定会去；如果他带着我走进水里火里，我想，我也一准会铁了心毫不犹豫地跟着他走。

加官很可爱，只是我对那“终南捷径”和“连升三级”一头雾水，不知所云。

我问父亲，什么是“终南捷径”，父亲说终南是山，在陕西整屋、鄠县（1964年改为周至、户县）一带，捷径就是便道，是近路……我说终南山跟我没关系，离得远着呢，我更不会走什么山上的近道。只是那

个“连升三级”还有点意思，赶明儿我可以从一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

父亲说我的理解完全正确。

认识加官以后，我常常把他和《钟馗嫁妹》里的钟馗弄混，觉着他们的举止做派，诙谐气质和浓厚的人情味十分接近。父亲告诉我，加官就是钟馗，他们俩其实是一个人。钟馗是终南山的一个落第进士，豹头环眼，相貌狰狞，做了鬼以后，依旧效忠皇上，要“誓与陛下除尽妖孽”，是个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大鬼。

父亲还告诉我，宫廷里给老佛爷、皇上演戏不能演《跳加官》，都当皇上了，用不着“加官”，再加官该当太上皇了。大凡皇帝，是没有谁愿意当太上皇的。怎么办呢，就用“灵官”替代，所以官里的开场戏是《跳灵官》。灵官是辟邪、净台的，他来自江西的龙虎山，红须红袍，三只眼，是道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自然记住了加官，记住了终南山。

加官的祝福是准确的，十几年后我到了陕西，一待便是一辈子。其中在终南山脚下挂职当官竟有九年，所在的镇叫终南镇，在镇东边不远一个叫阿姑泉的山谷，便是钟馗的故里。现在搞旅游开发，山谷改名叫做了“欢乐谷”，跟钟馗差了十万八千里。

钟馗的故里有个大牡丹园，我一次次到那里去看牡丹，紫的、粉的、白的，仲春一到，灿烂一片。在花丛中游弋，常常念及那个白脸的加官和他的“终南捷径”，总觉得有种宿命在里头。人生为名为利，为生存为尊严，细细思量，终没跳出加官的囊括。尽管我们有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有许多巧妙虚伪的遮掩，其实又何必？

这部小说在写到《豆汁记》一章时，我恰巧住在终南山下的楼观台，这里是老子讲述《道德经》的地方，是道教祖庭之一。写作之余，漫步上山，首见的便是“灵官殿”，殿柱上一副对联是康有为弟子黎遇航所作，“存心邪僻任尔烧香无点益，持身正大见吾不拜又何妨”。猛然心内有所感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众生们内心的世界是五彩斑斓的。

天地万物，六合之内，人心无所不包，求物质、求精神，追求尽管艰难，尽管曲折，却是人的本意。这其中，不管是我的由不和谐到和谐的父母亲，还是穷困散淡、乐观善良的七舅爷；不管是在寿康宫里演牧童哥的小太监，还是以叛逆对峙传统的五哥哥；不管是怀着坚定信念走进“贫下中农”的知青们，还是在新时代浪潮冲击下赫兔兔一类同性恋的年轻晚辈，大家的命运或蹇或舒，命运的网将我们编织得紧密而严实。这网的博大精深，扑朔迷离，实在是一言难以说透的。特别是它和社会人情，和生命岁月融为一体浑然难分的时候，它的价值更远远超出了本身范畴。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我们的日子融化在《豆汁记》、《盗御马》、《凤还巢》之中，我们的观念由《小放牛》、《三岔口》、《大登殿》而延伸。生活比戏曲更精彩，戏曲比生活更概括……

树叶黄了，终南山的风带来了丝丝凉意，我踏着满是落叶的小径上山，不远处是唐代玉贞公主曾经修炼之地延生观。公路上车的喧嚣渐渐远去，一路伴随的山溪也不见了踪影。在路边石头上坐下来，身后有古栈道的痕迹，头顶有白云飘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此时此刻应该是一种与加官衔接的透彻和冷静。

终南捷径，说的是唐人卢藏用的故事，本意是指谋官职、求名利的近便门路，以隐求仕、曲线飞升。当地人对“终南捷径”有另一种说法，指的是诗人李白借助玉贞公主的推介，以自己的文学才华进入朝堂的故事。细想我也竟然依靠文字，在社会立足，这不啻另一种“捷径”。

儿时的天官赐福，应该是那一刻彼此的感动和真情。

是生活的赐予。

也是天官的赐予。

一批人，一代人用他们的信念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尘土飞扬的路。

如今一身重负，一身名誉全部卸去，将戏曲的铅华洗尽，将面孔还原，两鬓斑白之时，将自己的内心用文字梳理起来，写成了《状元媒》这部长篇小说。回头望，尘埃中的路依然清晰如昨，秋风中便有了与历史相对的会意，有了心的平静与坦然。

我已非我。

感念《跳加官》的人生开场。



## 目 录

跳加官(代序) / 1

第一章 状元媒 / 1

第二章 大登殿 / 51

第三章 三岔口 / 97

第四章 逍遥津 / 139

第五章 三击掌 / 187

第六章 拾玉镯 / 227

第七章 豆汁记 / 265

第八章 小放牛 / 307

第九章 盗御马 / 361

第十章 玉堂春 / 411

第十一章 凤还巢 / 447

后记 / 481



按我舅舅提出的要求，婚礼要中西合璧。所以作为新郎的我的父亲便穿上了黑色燕尾大礼帽，雪白的衬衣，硬领，系黑领花，戴白手套，把高礼帽在手里托着，不戴。

母亲是中式装扮，红肿的眼泡，冷漠的面容，让所有的来宾大跌眼镜。



## 第一章 状元媒

好一位吕状元颇有预见，论计谋称得起诸葛一般。

——京剧《状元媒》八贤王唱段

—

天下夫妻轮得上状元做媒的不多，且不说状元本就稀少，难得的是这稀少的人群还与人说媒，这当然就更微乎其微了。传统京剧《状元媒》是状元给人做媒的一例，说的是宋朝柴郡主跟随皇叔去狩猎，被番邦掠走，多亏杨六郎奋战群敌，救郡主得以生还。柴郡主以珍珠衫赠杨六郎，以示爱意。回銮后，救郡主的功劳被叫做傅丁奎的小将窃取，皇上主婚，将郡主许与傅丁奎。柴郡主不得已托新科状元吕蒙正从中周旋做媒，说服皇上，最终如愿以偿。

《状元媒》是戏，是杜撰的故事，而现实生活中，我父母的婚姻却真正是由状元做的媒，在北京的南营房曾传为一段佳话。“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本不相知的父母，由状元做媒，走到了一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们相携着经历了金家的日月，走向了平常，走向了衰败，走向了人生的终点；淡出了后辈人的视线，化做了清风，了无痕迹。

在北京城内留下了“状元媒”的故事。

提及母亲，我不能不说说北京朝阳门外的南营房。南营房四甲 57 号，是母亲的娘家，现在，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居民小区，与北京众多小区如出一辙的相似，如出一辙的陌生。那些低矮的灰瓦房没了，成为了记忆；那些

熟识的老街坊们也散了，无处查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回过那里，去看望头脑已不甚清晰的舅舅。尽管那时母亲已经故去十几年，南营房的街坊们见了我还在盛赞母亲的婚姻，怀念从这里走出去的母亲，谈论着状元媒人刘春霖。

记得我最后到南营房的时候是个温暖的冬日，舅舅陈锡元和他的朋友老纪正坐在小炕桌前喝酒，下酒的是老纪带来的一包“怪味胡豆”，胡豆来自老纪儿子从四川出差回来的奉献，在北京是一种新兴食品。俩老头儿喝得都有些高了，情绪有些不稳定，被某些悲壮的气氛包围着，引得炕上的黄猫也张牙舞爪的有些亢奋。我进门的时候，两人都是眼泪汪汪的。

舅舅一见面就告诉我，南营房被划入了拆迁范围，开春这儿就将变成一片平地，陈列在朝阳门外几百年的南营房将不复存在，将变成一片大楼。舅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喉咙里压着痰，很简单的事半天才说清楚。屋内的生铁炉子泛出煤烟的气息，有点儿呛人，南窗污浊的玻璃闪烁着历史的辰光，不是没有擦拭，是压根儿就擦不出模样来了。追溯玻璃的历史，年龄肯定比我要大，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曾经将它们擦拭得晶亮，一尘不染。现在两个苍老的人，在脏污的玻璃跟前，抿着缺牙的嘴在吃豆，伴随着胡豆的还有一包用黄糙纸包着的豆制品——素鸡。低劣的白薯干酒，从钉了铜铜子的小酒壶里源源倒出，两个质地、样式不同的酒盅，老旧的图案，在酒的洒润下显得有些生动。红漆的炕桌积满了油腻，难寻本来面目；墙上挂着两年前的盆景挂历，页面停留在夏日的八月。空气中飘浮着尘埃，铁壶里冒着热气……这就是南营房，我母亲的娘家。

我安慰舅舅说，拆了旧的可以住新的，新楼房有暖气，有卫生间，清新亮堂。

舅舅喃喃地说，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舅舅念叨的是清末街头小戏《铜大缸》里的戏词，说的是走街串巷的铜大缸的匠人跟胡同大姐调情，唱“砸了你的旧缸换新缸”，大姐接下来唱“新缸哪有旧缸腌菜香”。

老纪将一颗怪味胡豆搁在嘴里，眨了半天眼睛，嘴拗了又拗，说不一

句话。炸了一辈子开花豆的他，很难将怪味胡豆一语说清，说不清怪味胡豆就如同说不清他眼前的日子，说不清他那些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先后都从各自的单位出来了，老纪到底也没搞清他们扔了铁饭碗，究竟要从事什么职业。

我跟舅舅谈了安置父母骨灰的事情，老北京的风俗，这样的事情必须舅舅来做主，没有舅舅的首肯一切都不算数。明知道跟糊涂的老舅舅说了也是白搭，可是我不能不说。果然，舅舅愣愣地看着我，半天没言语，大约是没听明白。末了他说了，我不搬，他们在墙上防狼一样画满了白圈，只能是吓唬狼，吓不着我。

老纪也说不搬，他要和我舅舅搏着，一块为保卫南营房而战斗。

我说我说的不是拆迁，是我父母骨灰的安置，现在老两口的骨灰还在家里放着，总不是长久之计。舅舅这才问骨灰要安置在哪儿，我说西山。舅舅说西山不好，最好安置在东大桥南边的芳草地，那儿是专门埋人的地方，离南营房也近，说我母亲什么时候想家了什么时候就能回来看看。老纪说，芳草地如今早已不是坟地，成了学校了。再说，那过去的乱葬岗子也不是盘儿该去的地方，盘儿是有身份的人了。

他们说的“盘儿”，就是我的母亲。母亲小名叫“盘儿”，这是她临终的前一天晚上告诉我的。

舅舅说，我姐姐嫁到你们家就是扔了，她再不是我姐姐了。

老纪说，西山风景好，有山有水，盘儿歇在那样的地方，不亏。

我给老纪斟了一杯酒，恭恭敬敬地端过去。老纪穿着光板军棉袄，身上满是油渍和饭汤，酒糟鼻，老年斑，一双烂眼圈，一肩头皮屑，属于典型的糟老头子系列。老纪并没接那酒杯，却抓过我的手，用那皴裂的糙得像锉一样的掌心小心地摩挲着，一股强烈的油腻味儿直冲我的鼻孔。老纪说我的手像母亲，修长细腻，绵软无骨。于是，烂红的眼圈变得更加红润，如同沾了露水的桃花，闪烁在下午的阳光中。我有些别扭，按说老纪是长辈了，长辈的老纪这样做是对晚辈的亲切和疼爱，别说摸手，就是摸脸我也说不出什么，可这会儿却总觉得腻歪。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老纪说，刘状元的媒做得好。我早就说过，盘儿命中注定要遇着贵人，人家该着走出去，活在南营房，生生儿就把她沤坏了。她走的时候，我往轿子里塞了五斤炸开花豆，搁在她脚旁边，给她压轿。

舅舅说，人家正儿八经压轿是用银子的，哪儿有压开花豆的。

老纪说，我不是没银子嘛。再说了，压轿的银子也不该我出哇，那是你的事儿，我算老几！

两个老头儿开始抬杠，老纪说状元刘春霖来南营房放定，连警察都出动了，害得刘状元是随着彩礼挑子一步一步走进胡同的。汽车根本开不进来，满街的人都是看状元的。舅舅让老纪再不要提什么“状元”，说没有“状元”就没有他“文革”两年的牛棚和九次半的批斗会。单位人都说他没心眼，其实一回回的批斗他都在小本上记着呢，谁也跑不了，有他算账的时候。

我知道，舅舅那个“变天账”总共写了没有三页，还是他二年级孙子代笔的。其实大部分是交代，交代他在警察署当巡警的事。内中没有别人，写的全是他自己。“清理阶级队伍”一结束，本子就被他的儿子烧了，儿子不愿意让人知道他爸爸当过旧社会的警察。

老纪说，刘状元不介绍你去当警察，盘儿也嫁不出去，生生地把盘儿拖在家里当老姑娘。还是人家状元看得准，不把你推出去就没你姐姐的前途，状元的这步棋走得高妙，非常人能比。大凡状元都是被魁星点过的，魁星点斗，状元是天上的星宿，不是一般凡人。

舅舅和老纪谈论刘状元，却绝口不谈我的父亲，其实父亲的名声不比状元小，父亲是皇上的亲戚，有着“镇国将军”从一品的头衔。论和舅舅的关系，应该比状元更近，状元不过是个媒人，而我父亲则确确凿凿是南营房的女婿。刘状元在日本将投降的时候去世了，我的父亲却是活到解放以后，还当了政协委员。

舅舅和父亲的关系十分微妙。每回去舅舅家，我进门后舅舅都要往外看，看我后头是不是还跟着父亲，可每回都很失望。舅舅在我跟前肆无忌惮

地说着父亲的坏话，他说父亲势利刻薄、狡诈不仁，是个小人，这样的人物是不得好死的。然而我却没听到过父亲说舅舅的坏话，自然也没谈论过南营房的街坊们。看得起也罢，看不起也罢，自母亲过门以后，父亲从未到过母亲的娘家，这倒是事实。

父母亲的婚姻谈不上门当户对。穷门小户的母亲，嫁入天潢贵胄之家，本身就是一个不和谐，更何况还是续弦。父亲前边的妻子已经有一帮儿女了，这让母亲一生都很别扭。满腹经纶的父亲与目不识丁的母亲在文化上反差极大，完全是失衡的。以这样的差距作为婚姻的基础，对母亲来说，应该是一出悲苦戏的悠悠慢板，甭管说媒的是什么状元，甭管出嫁的场面是多么的风光，日子还得自个儿过，岁月还得慢慢儿磨。清朝有律例，“良人奴婢相为婚姻，各离异改正，良自为良，贱自为贱”。虽然已经到了民国，但“柴门对柴门，木门对木门”在国人的婚姻观念中仍旧是定式。

刘状元做的媒当是一个特例。

我成年以后问过母亲，问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

母亲说，好。

我说，真的很好？

母亲说，真的很好。有什么不好吗？

我不能再问下去，再问下去将是一场糊涂的对话。母亲为她衣食无忧的日月而满足，为丈夫的温和儒雅而陶醉；南营房的女儿思想简单，没有那么多惆怅和矫情，没有那“断送一生憔悴，只消几个黄昏”的自作多情。我的顾虑，都是文人心态，古人说得对，“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世间真的没那么多麻烦。母亲不在乎文化，母亲在乎日子。

母亲就是母亲，南营房就是南营房。

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跟父亲谈到他繁杂的多重的婚姻，如若有的话，我相信那一定是两个文化人的交流。从父母完满的婚姻结局，我体会了“恩爱”的含义，“恩”在先，是责任和义务；“爱”在后，是基础和铺垫。或许如母亲所说，真的很好。



## 二

今天，朝阳门外南营房已无人提及，它作为一个历史地名留在了北京城市的记录中，南营房的消失不过是这十几年的事情。假如宇宙有支点，让我们跳离时间的长河，远远地观望，一定可以看到在滚滚尘嚣中，那里存在过的一片片整齐划一的平房和演绎在其中的贫穷市民的酸涩故事。

那些故事都很精彩。

南营房是清代留下的正白旗兵营，位于日坛的西北部。过去每年春分，皇帝或者大臣都要路过此地去祭神。我的外祖母姓钮祜禄氏，世代居住在南营房。清朝时候，哪个旗住在北京哪一块地方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挪动。所以钮祜禄外祖母就一直住在朝阳门外，她那些钮祜禄的亲戚们，也都分散住在东城。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各人有各人的日子。我的母亲除了一帮穷困的表亲之外，再没别的交往，直到母亲去世，我也没搞清钮祜禄那些庞杂的亲戚们。

随着旗兵的衰落，南营房逐渐沦为穷杂之地，所住之人有旗兵后代，还有做小买卖的，唱大鼓的，捡破烂的，以及妓女和盗墓贼，多是穷苦人众。以我母亲所住的四甲而论，有卖炸开花豆的老纪，卖炸素丸子的老安，戏园子扫堂的刘大大，澡堂修脚的白师傅，收旧货打小鼓的葛先生……五花八门，各有特色。

与南营房相对的是北营房，北营房几乎没有什么房屋，大概是兵们的操练场。没有房屋就没有住户，北营房北边是大粪场，北京东城住户的粪便由淘粪的淘了，大都集中到东直门外和北营房，在这里发酵晾晒成粪干再出售。别小瞧这粪场，所得的利润却是不低，完全由粪霸控制，别人不得插手。北营房一年四季永远是臭气熏天，只要一刮北风，南营房便笼罩在一片臭气之中。

出朝阳门不到一站地，往南是坛口，坛口是日坛入口的意思。坛口有条南北方向的街，叫景升街，在十字交叉处分分为景升东街和景升西街，景升街